



## 贫困县城的电竞梦

图片：触乐 / 知乎

 触乐，高品质、有价值、有趣的游戏资讯

距离重庆 **210** 公里处的忠县正在建立一座电竞馆。它不但将被用来举办比赛，还寄托了许多人对经济发展的希望。

作者 | @杨中依

“以前打游戏玩物丧志，现在打电竞为国争光”——前几年，一个人如果在媒体面前说这样的话，可能会被认为不太正常。但在今年的 9 月 14 日，忠县文化委员会主任易会对重庆晨报的记者陈均俊说：在重庆市忠县复兴镇水坪村（水坪社区），即将建成“国内第一个室内能容纳 6000 名观众的大型专业电竞场馆”。易主任表示，忠县的目标是打造“电竞产业圣地，玩家体验天堂”。他说：“人们一提到互联网大会就会想到乌镇，将来，人们提起电竞就会想到忠县。”

那么现在提到忠县，你会想起什么？我觉得你很可能什么也想不出来。因为你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，你也什么都想不到。

---

我是坐长途汽车来到忠县的。汽车从重庆出发，一路上下着雨，雾气从山里逐渐涌上玻璃。这个月，忠县已经发布过 3 次大雾黄色预警。忠县被自西向东穿行而过的长江夹在中央，汽车越靠近县城，窗外的景色越迷离。



从忠县长江大桥对面远眺县城

在这座 2187 平方公里的县里，有些村子连公路都没通。

今年 31 岁的廖大海经营着一家隆江猪脚饭。他向我感慨：“招商引资这么多钱，什么时候才能把老家的地给修了？政府说了好几次，但是一直没动静。”他的老家距离县城车程一小时，至今还是一条土路。

政府从没说过要给他老家修路，但当地总有类似的传言，“忠县明年要建高铁站”、“忠县要撤县设区”。政府网站并没有公布过任何信息，但是为了匹配电竞小镇，忠县文化委员会主任易会说过：“忠县通用机场正加紧启动建设中。”

全国在建的电竞小镇共有 5 个。除了重庆忠县，还有江苏太仓、安徽芜湖、河南孟州、浙江杭州，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完工。如果把这 5 座城市按 GPD 排列，忠县是最后一位。到 2016 年年末，忠县仍有贫困户 1959 户，贫困人口 5576 人。

由于常去廖大海的饭馆吃饭，我们成了熟人。他经常问我：“这个馆盖好以后，到底对我们有啥好处？”这个问题来自于切身体会。电竞馆施工几个月，他的外卖数量有了可观的增长。

廖大海早年在南方跑长途，不爱回家。当时从重庆到忠县需要坐船，两地走陆路仅 210 公里，但坐船要睡一晚上才到。今年过年，廖大海发现自己在外打拼多年，几乎没赚到什么钱。几个月前，通过老乡介绍，廖大海以每年 3 万元的价格盘下这家店。隆江猪脚饭是当地最便宜的连锁饭店。一碗铺满去骨猪蹄肉的米饭、一碟白菜加两颗油豆腐，一共只用 10 块钱。



正对面是破旧的老城区，老城区背后是迅速建起的新高楼

“（村里）有本事的人都来县城，县城有本事的都去外地，”廖大海说：“要是电竞馆是玩游戏（用的），那也是给年轻人盖的。”很多人也这么想，不知道电竞馆有什么用，但心里觉得对经济发展有好处。

今日婚假婚礼策划机构的周老板对这个态度持反对意见。

周老板认为，开发电竞可能是对的，“但是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太灵活？”他说：“现在流行的是粉丝经济。开发电竞还不如开发主播。”他建议让冯提莫来忠县，“她就在万州，让她过来嘛，搞一个开幕式，一个小时的事情。”

周老板的店面年租金 10 万元，紧邻巴王路，巴王路是忠县最繁华的商业街。这条路长 1.2 公里，能买到最大牌的服装是阿迪达斯，最古老的品牌是诺基亚手机。如果你想买一件比较知名的服装，那么在忠县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选择：波司登、美特斯邦威、报喜鸟、蜘蛛王。



巴王路一角

这两年，周老板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。最直接的冲击来自于同行的不断开张，更让他不舒服的是，物价也在上涨。由于交通不便利，忠县的衣食住行普遍比重庆还贵，“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建一个火车站。”

在建电竞馆前，忠县已经招商引资多次。

2012 年，忠县规划局公布了新加坡生态城第一期方案设计。该生态城紧邻现在的电竞馆。当年的规划中，生态城由 5 栋高层及 18 栋洋房组成，总占地面积 15 万平米，属于忠县的高端住宅。

但这个工程烂尾了。在电竞馆附近，孤零零的立着 4 栋高楼，与热火朝天的工地显得格格不入。当地人对烂尾的原因众说纷纭。有人说：“政府跟开发商说好，等楼盖起来，就把县政府搬过去。”但县政府并没有挪窝。也有人说：“生态园的房价特别贵，但是周围太偏僻，盖好以后没有人买。”在新加坡生态城周围几公里内，找不到任何小卖铺。

由于无力购房，许多年轻人选择在宾馆里度过新婚之夜。去年，周老板的婚礼策划机构将 150 对新人送进婚姻殿堂。在忠县办一场婚礼，平均价格在 4600 元左右，但许多新人还要额外支付 800 元左右的开房费。

正常情况下，忠县宾馆的价格没有这么高。但新人往往集中在国庆和春节期间举办婚礼，这也导致忠县作为一个贫困县城，在酒店数量众多的情况下，一到节假日仍然供不应求。

为了增加旅游收入，忠县近年建成星级农家乐 16 所，星级宾馆 5 所。在白公街道，一栋总投资约 3 亿元、名为忠州冠业君豪的五星级酒店正在建设中。去年刚建好的陶然忠州国宾酒店暂把持着当地酒店业的龙头地位。即便是清冷的 11 月，在该酒店最贵的套房住一晚仍需花费 3180 元。酒店前



台告诉我，这已经是打完折的价格了，而且她建议，“如果你春节期间来住，一定要提前预约，因为房间非常紧张。”



新楼和旧楼、高层和底层建筑混合在一起，是这座正在极力发展中的城市缩影

为了促进旅游业，忠县一直在大力发展当地的基础建设。建设成果率先体现在公共厕所上。忠县新修建的公共厕所现代化设施齐全，还提供了讲解重庆方言的漫画。我在小便的时候学习到，“齐庆”是快点的意思，“千翻”可以翻译为调皮。

2016年4月30日，为了填补三峡文化空白——当然，也为了发展旅游资源。累计投资超过4亿元的《烽烟三国》山水实景演出正式公演。该项目选址在忠县东溪镇，距离县城约10.7公里。根据官方介绍，“烽烟三国是以‘忠义之神’关羽的一生为主线进行创作，是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演艺精品。”

县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项目。在《忠县新闻》常年开设专栏，非忠县户籍游客自驾来看演出，还可以获得200元油费补贴。忠县几乎每一个宾馆的前台都可以购买烽烟三国门票。在我离开忠县当天，本来想一睹烽烟三国风采，但前台遗憾地告诉我，当天所有演职员工休息。她强烈建议我多住一天，因为演出效果“非常震撼。”

周老板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。“刚开始的时候的确非常火。”他说：“那是因为事业单位的人都强制去看，他们又不用花钱。”周老板从未动过看演出的心思，主要是因为票价太贵。烽烟三国的票价为：普通票288元、嘉宾票338元、贵宾票388元、VIP票688元。不过，我在宾馆前台购买的门票价为168元，也许是因为淡季的缘故。

截止2016年末，忠县旅游从业人员共59人。当地招商引资启动多年，很少有人感受到切身的好处。“如果以政府现在的样子来引导，”周老板笑了

笑，“就怎么说呢，就比较尴尬了。”

今年的 11 月 21 日，忠县电竞馆正式封顶。根据忠县政府官网介绍：“电竞馆从今年 4 月份开工，为了缩短工期，早日投用，场馆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传统的混凝土结构，采用全钢结构。”根据县规划局的公告，忠县电竞馆总用地 7 万余平米，总建筑面积 11 万余平米。为了赶在 12 月 23 日前完工。从开工第一天起，1000 多名工人就处于 24 小时赶工状态。



电竞馆的一角。这里即将在本月 23 号举办比赛，已经开启门票预售。凭比赛门票还能抵价烽烟三国的门票

12 月 23 日，忠县电竞馆即将作为 CMEG2017(全国移动电子竞技大赛)总决赛的比赛场地投入使用。CMEG 由天天电竞承办——天天电竞是大唐电信全资子公司——大唐电信是忠县电竞馆的投资方，这是一个理论上还不错的闭环。

CMEG 只举办例如《王者荣耀》等手游项目。今年 21 岁的李留遗憾地说：“我还以为《英雄联盟》要在忠县打海选赛。”

李留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的一名学生，他的老家在忠县。几个月前，他通过忠州之家公众号知道了电竞馆的消息。他兴奋地对我说：“这是好事啊，至少可以增加忠县的知名度。”刚到重庆上学时，同学们挨个自我介绍。轮到李留，他说自己来自忠县，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重庆还有这么个地方。李留很尴尬，他说：“忠县就在万州、石柱、垫江的边边。”

他从小在忠县农村长大。除了他，家里还有两个姐姐。由于父母严重超生，家里承受了高额的罚款费用，“我们姐弟的学费都是借的。”李留上初中之前一直认为忠县很大，因为父母当时在农村务农，他进一次县城都觉得很幸福。直到去重庆上学，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还有麦当劳和肯德基，但是忠县只有乡村基。

他打算毕业后先留在重庆发展，以后有钱了，再回忠县创业。或许是因为贫穷的经历过于深刻，他想开一家餐饮店，“但是忠县有的就不开，要开就只开外面才有的。”

6 年前，正在上高中的李留建了一个名为“二次元世界”的 QQ 群，里面陆续加了 120 个人。他曾经想帮我拉几个人接受采访，这时候才发现，已经没人留在忠县了。他和许多朋友都是游戏玩家，但是没人想看下个月在忠县举办的电竞比赛。

李留觉得，至少在几年内，忠县不管建电竞馆还是电竞小镇，都很难阻止年轻人离开这里。主要原因是忠县的薪资水平太低，而且日常生活无聊。等到电竞馆建起来，他觉得最有可能的用处就是多了个玩处。

忠县提供给年轻人的娱乐场所十分有限。电影院只有 2 家，网吧 33 所。KTV 倒是异常丰富。但许多 KTV 的消费水平看起来并不适合年轻人。忠县至少有 10 家 KTV 的名称里包含“会所”、“国际”、“金豪”、“皇爵”、“金樽”。这些 KTV 一到晚上就金碧辉煌，大门两侧总是站着两排穿着制服与黑色丝袜的迎宾小姐。

忠县唯一的体育场在巴王路东侧，不过日常并不开放。当地人唯一的运动场所是隔壁的灯光篮球场。每天白天，场上场下都挤满了打篮球的人。一到晚上，人群只剩下 3、4 个。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打了，是因为篮球场周围的 12 盏大灯每晚只亮起 2 个。

今年的 11 月 18 日，为了招商引资，当地政府举办了一场演唱会。黑龙奶茶店的女员工沈佳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儿怎么能有演唱会，这儿从来没有演唱会。”我把宣传照给她看。沈佳面露疑惑，“听都没有听过这些人，我肯定不看。”

参与演唱会的组合分别是缓冲器乐队、五洲辣妹，以及高原三姐妹组合。最值得介绍的是五洲辣妹。她们的成员分别来自五大洲。来自非洲的女孩艺名叫李逵。根据公开资料显示，她们上一次参加的大型表演是 2015 年《星光大道》重庆演唱会。



五洲国际是忠县招商中心，这座建筑后面是连绵的工地

沈佳今年 19 岁，毕业于忠县职业教育学院。和李留一样，她也有离开忠县的想法。驱使她离开家乡的主要原因是“忠县的薪酬不给力。”她是奶茶店的正式员工，每个月的工资仅有 1200 元。听同学说，在重庆找一份同样的工作，薪水至少翻倍。

沈佳在学校学的是广告设计，但是忠县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对口岗位。她已经联系了在重庆的同学，过完年就会离开。沈佳说：“我不是想赚多少钱，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。但是现在我连一个同学都没有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”

忠县沿着长江修建了一条滨江路和滨江公园。这里是忠县风景最好的地方。现在，这里成为了事实上的老年户外活动中心。每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大爷们聚在一起打牌。大妈们带着孙子孙女，手里提着两个塑料桶，她们需要花费 2 到 3 个小时的时间，在河边用棍棒和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捶打全家人的衣服。

在这幅其乐融融的全家福里，几乎看不到爸爸妈妈的身影。薪水低廉、就业岗位稀缺、以及对当地缺乏归属感，促使年轻人不可避免地外流，这也导致忠县出现了大量“空心化”家庭。

整个 2016 年，忠县的迁入人口为 3796 人，迁出人口 8266 人。从 2012 年至今，忠县的常住人口减少了 3.3 万人。2009 年，三峡大坝竣工，将临近的万州和涪陵主城区淹入水中，也让忠县成为当前仅存的“半淹县城”。截止 2016 年底，忠县移民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58 亿元，三峡后续工作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59.45 亿元。为了打造电竞小镇，忠县预计在未来 3 到 5 年内，招商引资 50 到 80 亿元。

如果这一切都能完成，无异于再造一个忠县。



但是今年 28 岁的刘璐可能没兴趣看到那一天。

刘璐是一家韩国风潮服饰店的员工。她向我抱怨，来忠县之前，她的日常活动是唱歌、喝下午茶、AA 制出去旅游。但来忠县后，变成泡脚和养生。刘璐以前在上海一家服装厂打工，月工资 4000 元。来忠县后，薪水降低到 1600。她从柜台底下拿出一面小镜子，一边补妆一边说：“这种地方根本就赚不到钱，我还这么年轻，就要在这等死，唉。”

刘璐是武汉人。几年前，她在上海认识了现在的老公。两人前年结婚，去年有了孩子。为了照顾小孩，刘璐舍弃事业，和老公回到忠县——上一次来忠县是结婚，刘璐感触还不深。“我要知道忠县是这样，我肯定不过来（生活）。”

刘璐放下补妆用的化妆品，开始打量我。我问她今年多大，她让我猜。由于她的脸上涂着很厚的粉底，眼角也有明显的皱纹，我猜她 30 岁。我自认为我是故意说小的，但是她说她只有 28 岁。刘璐露出了明显的失望。她不再看我，也不看镜子，将手里的东西重重放在桌上，弄出一些声响。我尴尬地扭过头，假装去看店里的衣服。

这里主要出售适合年轻女性的服装，款式以“淘宝韩国风”为主。价格普遍在 200 元左右。据刘璐介绍，店里的生意并不好，员工也只有她和老板两人。逛街的女性不然是初高中生，不然是生了孩子的妇女。“现在小孩都懂上网，谁在这买衣服啊。”至于妇女，刘璐认为大部分当地女性的薪资水平和自己差不多，花几百块买件衣服属于奢侈行为。来忠县一年，她还没买过衣服。而且她也不网购。因为之前在服装厂打工的经历，她认为网购的服装质量都很差。

我一步步挪向门口，考虑是不是应该离开。隔壁的彩票店聚集着 6、7 个中年男性，不过他们不是来买彩票的。他们围在一个桌子跟前，桌子上放了个红纸箱，里面都是刮刮彩，刮一次 10 块钱。最小的奖是再来一张，最大的奖是一辆汽车。门口的跑马灯一直在用黄色的文字滚动一条非常诱人的标语：“刮到什么拿走什么，不用上税！”

然后刘璐就把我叫回去了。她问：“你干吗呀？你不是想问电竞的事吗？”刘璐对电竞一无所知。我花了几分钟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她。她不知道从哪摸出一颗糖，剥开吃了。她说：“去年这儿的县长让人给砍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死的其实是副县长毛国强，而且是今年。今年 3 月 27 日晚上 8 点 30 左右，毛国强被人在办公室里杀害。这其实是我来忠县听说的第一个消息，而且可以在新闻网站上找到比较详细的报道。

刘璐其实对电竞并不感兴趣，她一会聊聊这，一会又聊聊那，甚至和我聊了在上海工作时的经历。让她十分伤感的是，过去的朋友现在都不联系了。“联系了干吗呢，我又不可能回去，她们也不可能来看我。”我问她，如果电竞小镇真的搞成了，她会不会觉得生活可能好一点。“我知道你想问什

么。”她说：“除了我儿子，我对忠县没有任何留恋。”

不过她并不打算离开这里。在发了一大堆的牢骚以后，她说：“只要我丈夫在哪，我就在哪。”她丈夫在重庆打工，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。每天下班后，两个老人都要去跳广场舞。剩下刘璐在家，一边泡脚一边用手机研究养生。

最后，我可能又说错了一句话。我说你现在的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。刘璐有些愠怒地直视着我的眼睛，她反问我：“你说，哪个女人想过这样的生活？”

当天晚上，我在巴王路上又遇到了刘璐。她当时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站在马路对面。她们手挽着手，有说有笑的。刘璐的手上提着一个白色的纸袋，上面的英文 logo 属于当地的某个服装店。看她高兴的样子，可能是买了新衣服。在过马路的时候，我们俩同时认出了对方，然后又同时将眼光挪向别处，假装没看见。

我到忠县的第二天，当地正在举办第二届重庆消费者会议。忠州广场上搭建了 26 个临时铺位，是当地知名企业的一次集体展销会。东面的 10 个铺位是以小峰豆腐乳厂为首的食品行业，南面的 6 个铺位是以东坡书城为首的文化行业。但这 16 个铺位都是空的。

只有以金太阳艺术中心为首的未成年人教育行业坐满了人。

金太阳是一家美术教育机构。他们不但拥有大师线描班、水粉油画班等美术科目，而且还能教奥数。而在隔壁的红舞鞋学院，你不仅能够学到霹雳舞、交际舞、拉丁舞等 8 个舞种。她们还开发了模特课程。红舞鞋的宣传册上写着，建议学习模特课程的学生年龄是 3 到 5 岁。我的手里塞满了各个学校的宣传手册，但是没有一个手册会告诉你，她们的教学地点还包括行人道上。

就在巴王路，我目睹了红舞鞋学院的授课过程。一个女老师带着 8 个身着舞蹈服的小女孩，在老师的指挥下，不断地进行前手翻。行人道的地面上只铺了一层红毯。她们被路过的人群——主要是带着孙子孙女逛街的大爷大妈反复围观。女老师带着耳麦，声音嘹亮地指挥着小女孩们：“好，好，已经翻过的站左边，没翻过的站右边，两人一组，来同学们，再翻一个。”

当地人喜欢为孩子报才艺班。即便在贫困县里，也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

7 年前，为了响应政府号召、丰富忠县人民的精神娱乐，周书仁开上面包车，成为了一名农村流动电影放映员。每个周六，他都会在忠州广场给当地百姓放电影。周书仁今年 46 岁，他的儿子正在重庆读大学。他告诉我，即使当地建成了电竞小镇，他还是希望儿子到外面看看。“忠县太小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在北京工作，你是北京人吗？”

从 22 岁开始，他就在忠县电影放映有限公司工作。干了 20 多年后，他现在的工资是 3300 元。听着我告诉他的电竞小镇计划，周书仁频频点头。他坐在面包车的驾驶室，我站在门口，他不时打开茶杯喝一口，偶尔说话会带点演讲式的手势，他说：“发展电竞，肯定是有好处的，首先是经济……”

我问他：“您知道电竞具体是干什么吗？”

“打游戏嘛。”

“如果您儿子打游戏，您愿不愿意？”

周书仁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他都这么大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”我告诉他，现在打电竞也可以赚钱，最高的奖金能有几千万美金。周书仁听了差点笑出来，“这个，恩，这个……”他忍不住用右手拍了拍方向盘，以遮掩笑意。很显然，我的话对他来说，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
周书仁放了 20 多年电影，类型从来没变过，他只放“打仗片和娱乐片”。开始放映前，还要先放一段宣传片，通常会消防安全宣传，或是重要领导讲话。在我遇到他的那个夜晚，忠州广场的老百姓集体观看了半个小时十九大开幕仪式。



正在看电影的群众

周书仁通常在晚上 6:30 播放电影。这也是忠县老年人出门跳广场舞的时间。

每天晚上，忠州广场的四周都会被叔叔阿姨占领。人们默契地分为两个阵营。一个阵营跳广场舞，另一个跳交际舞。由于广场中央没有照明设施，阿姨们大多选择靠近路灯的广场边缘。

但是在漆黑的广场中央，其实别有一番天地。

来自某个舞蹈学院的师生正在上演一出舞蹈。一名 10 多岁的男孩脱掉自己的外衣，露出黑色的衬衫。在没有灯光、也没有伴奏的情况下，和他的女老师跳了一曲拉丁舞。从他脸上的腮红，以及微笑的表情来看，他或许很享受这个过程。不过，围观群众只看了一会就走了——因为红舞鞋来了。



一场没有伴奏的舞蹈

虽然红舞鞋学院也没有照明设施，但是她们带来了能够播放健美操的音响。在一大片围的水泄不通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面前，22 名 10 岁左右的小女生开始了表演。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夜晚，她们穿着单薄的舞蹈服，在学校老师的指挥下，向周围的群众表演了腿部拉伸、高抬过头、劈叉，以及红舞鞋的经典节目前手翻。



红舞鞋的学生正在表演



我在原地看了十分钟，觉得有点冷。红舞鞋的女老师用耳麦兴奋地喊着：“来，同学们，再翻一个。”人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孩子们的奇怪表演，似乎没有人意识到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，正在经历何种变化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本文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
---

关注[触乐专栏](#)

知乎 Live 专题——[打破「游戏无用论」](#)

[查看知乎原文](#)

客官，这篇文章有意思吗？

好玩！下载 [App](#) 接着看 (๑•ㅂ•) ♡

再逛逛吧 ‘\_>’

[阅读更多](#)

一个人能否找到灵魂伴侣，有人说是宿命，有人说是计算题



[下载「知乎日报」客户端查看更多](#)